



重加文集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寄第	
第	16
第	1559
出帶許不	4





門へ和6  
1559  
4

垂加文集卷之四目錄

關其小方清歌

書簡下書歌

白雲山學友集卷之序

大家南邊集序

秋風集序

春風集序

秋風集序

冬風集序

秋風集序





垂加文集卷之四目錄

關異小序并跋

書周子書後

白鹿洞學規集註序

木家商量集序

敬齋箴序并跋

孝經外傳序

感興詩考註序

堯曆序

朱子社倉法序并跋



書遠遊紀行後

書再遊紀行太吟下篇後

武銘考註序

大和小學序

洪範全書序

仁說問答序

二程治教錄序并跋

伊洛三子傳心錄序并跋

卷之四目錄終

垂加文集中之二



闢異小序

子朱子曰正道異端如水火之相勝彼盛則此衰此強則彼弱孰視異端之害而不一言以正之亦何以祛習俗之弊哉觀孟子所以答公都子好辯之問則可見矣

同跋

柯既述此篇佛氏引泰伯之迹以難程子迹斷之言有理障之說以難朱子宇宙之章而謂程朱亦學佛老而以其身為儒者陰用之陽闢之



而輕信述之也。或以告吾謂之曰。程朱之門千言萬語。只欲使學者守正道。闢異端而已矣。竊歷考之。未有若迹斷之言。要而的者也。未有若宇宙之章明而備者也。彼能三復致思。則亦可以感悟興起也。惜乎不能然也。今且辨之。夫天下之道。有經有權。經萬世之常。人皆可以守也。權一時之用。非聖賢不能用也。朱子曰。如湯放桀。武王伐紂。伊尹放太甲。此是權也。若日日時時用之。則成甚世界了。泰伯之逃。亦是權也。故無伊尹之志。而放其君。是無君者也。無泰伯之

心而逃其父。是無父者也。無父無君。春秋之所必誅也。孟子之所必闢也。夫理障之說。程子答人問此。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爲障。此錯着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已與理爲二。朱子答李宗思書曰。來書云。以理爲障者。特欲去其私意。小智。熹謂認私意。小智作理字。正是不識理字。來書又謂。上蔡云。佛氏不肯就理者。爲非。熹謂若不識理字。則此亦未易以口舌爭也。他日解此。乃知所言之可笑耳。夫程



宋之學始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  
求而得諸六經豈用佛老哉其闢之也有廢綱  
常之罪也若有可用之實無可闢之罪而陰用  
陽闢則何以爲程朱矣朱子嘗譏溫公吾排佛  
欲扶教之言則可以觀其不欺我也吾幼年讀  
四書成童爲佛徒二十二三本於空谷之書作  
三教一致之胡論二十五讀朱子之書覺佛學  
之非道則逃焉歸於儒矣今三十而未能立  
淡悔吾之不早辨又懼人之可終惑故此篇之述  
不得已也或曰異端之學亦不攻之安知彼之

非道而致闢之之功然則冠首之章與名篇之  
意毋乃相礙乎又洞規以下數章非闢異之說  
而述之何也曰竊有意焉蓋道者綱常而已矣  
彼旣廢之則其學之非道可不攻而知矣但綱  
常道昧而人不知所以不可廢之世之所謂儒  
者形體識趣不異乎親鸞之徒務記覽而寄于聖  
賢博學之言爲詞章而託于詩書載道之文是以  
綱常之道遂不明而不化于佛氏之教者未之有  
也故取夫子之言冠首以使人先知攻之之爲害  
也洞規以下數章所以明綱常也苟能守夫子之



言而通一篇之說則知廢綱常之非道而闢之之功可生致也曰夫子之時佛氏未出于中國矣而如子之言則所謂異端似指佛氏也曰固哉言也以昔時夫子之言爲今日學者之戒尚何怪哉抑以不出于夫子之時以爲不可以異端闢之乎朱子曰異端之害道如釋氏者極矣然則使彼出于夫子之時則豈免春秋之誅哉如近世蠻學天主教之教春秋之所必誅也亦以不出于夫子之時以爲不可以異端誅之而可哉 國法若不禁而誅之儒者必可辭以闢焉者也曰智顛記

佛之言曰我遣三聖化彼真丹列禦寇記孔子之言曰西方有聖者史記世家曰孔子問禮老子二氏之徒引此以謂孔子吾師之弟子蓋述闢之之說曰此皆不足述而闢也智顛之記劉謚護佛者猶頗知其誕况他人乎列氏之記黃氏日抄方氏十十錄之中論之詳矣問禮之事張子朱子有說焉王氏詹氏有論焉參考而知之哉丁亥之春閩齋山崎柯述

書周子書後

周子之書朱子所集次余未見之度氏濂溪集



謝氏濂溪誌徐氏周子全書皆非其舊矣爰不自量參攷編次以俟異日得原本云

正保丁亥五月四日

山崎嘉跋

白鹿洞學規集註序

晦庵朱夫子挺命世之才承伊洛之統繼往聖小學之教明大學之道又設此規以開來學而乃茲言所既不得大敷於當時時則陸氏頌悟之學陳氏事功之說競起儒佛王霸混雜爲一夫子力闢之俾不至惑天下後世於戲夫子之德之盛功之大固不待後生小子之贊竊獨惟

念小大之教皆所以明人倫也小學立教教明倫也敬身明倫之要也太學格致則因小學已知者而窮極之也誠正修則因已行者而惇篤之也齊治平則舉此而錯之耳此規五倫爲教而學之之序實與大學相發其學問思辨四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篤行之事先列脩身則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者誠意正心在其中處事接物之要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夫規之明備如此空與小大之書並行然隱於夫子文集之中知者鮮矣嘉嘗表出



揭諸齋潛心玩索焉。近看李退溪自省錄論之  
詳矣。得是論反復之。有以知此規之所以為規  
者。然後集先儒之說。註逐條之下。與同志講習  
之。且嘆我 國小大之書家傳人誦而能明之  
者。蓋未聞其人。是世遠地去之由乎。雖然若退  
溪。生於朝鮮數百載之後。而無異於洞遊而命  
則我亦可感發而興起云 慶安三年庚寅冬  
十二月九日戊午洛陽闇齋山崎嘉序

大家商量集序

心者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也。故居

敬以窮其理。持志以養其氣。則我之不動心亦  
可以如孟子矣。孟子之後。周程張子繼其學之  
絕。而朱先生得其傳。以曉天下。時陸氏自謂求  
放心而不事學問。先生雖為此辨論。然不顧已  
言不察人言。而終于告子之見。可惜耳。予嘗抄  
先生之言。編為兩卷。上卷發學問之道。下卷明  
道體之極。名曰大家商量集。以使後生不惑乎  
朱陸之是非。 仲春望日 山崎嘉序

敬齋箴序

人之一身。五倫備焉。而主乎身者。心也。是故心



敬則一身修而五倫明矣。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此合動靜表裏言之。朱子此箴凡十章。自首章至第六章言持敬之目，次一章結前六章，其曰從事者必有事焉之意，能如是則動靜無違，表裏交正，何身之不修，倫之不明之有。次二章言不敬之害，夫須臾之間，毫釐之差，豈可忽哉。苟忽則一身無主而為君，不足為臣，綱為父，不足為子，綱為夫，不足為妻，綱且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佛氏一切殄滅五倫，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末章總結一篇，嗚呼。

丁寧訓戒至為親切，願治之君志學之士所當拳拳服膺而弗失也。明曆改元夏四月十三日山崎嘉敬義序。

同跋

予教二三子讀敬齋箴而蒐輯朱先生以下數儒之言及于此者，分註附錄以與之矣。夫持敬之方，誠如先生跋主一箴，然尚妄為之者，亦欲反復往來于其中，有心熟之功也。小子思之，若夫草廬之為陸學也，前輩定論，既是云云，小子勿以其言輒信其人。辛卯冬至日敬義跋。



孝經外傳序

孝經一書。秦火之後。隸書今文。出於漢之顏氏。凡十八章。而鄭玄爲之註。科斗古文。武帝時得於孔壁。凡二十二章。而孔安國爲之傳。唐宋元明。諸儒論古今文。紛紛不一。嘗考二文之異。詞語少不同。而意義初無遠者。唯閨門章古文有焉。今文無焉。此其關繫不輕。唐開元。勅議司馬負淺學。阿世妄黜。閨門章。卒致天寶之亂。是故晦翁朱先生。據古文。刊其誤。分定經傳。閨門章。特釋之。竊謂小學所載經文。其擇最精。熟讀之。

與大學經同一規模。實聖人之微言也。夫

本朝之古

孝靈御宇。秦政贈經書。

譽

田御宇。百濟獻博士。

文武太寶之元。始行

釋奠之禮。自來以易書詩禮孝經論語。輪轉爲釋奠之講書。風降俗衰。釋奠之禮廢。輪轉之講。熄而先秦之經無見。于後世。且鄭註孔傳。亡于華夏尚矣。元人志曰。日本僧奮然以鄭註來。今也二本流落人間。但未知其真贋也。抑晦翁八歲讀此書。題八字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嗚呼。天性之感至矣。淡矣。由是觀之。不讀此書者。非



入也。讀而若晉安昌王。隋之蘇威則可謂不曾  
讀者惜乎。此書非曾氏門人之舊。是以晦翁僅  
爲刊誤。而不及訓解。欲別爲外傳。而亦未成。刊  
誤之後。雖諸家多訓解。恐未有發揮微言也。爰  
忘予固陋。表出小學所載。而掇取他書之言。爲  
外傳十章。以述晦翁之意。云

明曆二年八月朔日

後學山崎嘉序

感興詩考註序

詩權輿于虞庭。而降於周世。孔子列之五經。其  
雅言誦之。居多。曾思孟氏之後。其教亾焉。一變

爲離騷。再變爲五言。五言起於漢。蘇武李陵。夫  
陵也。降虜武也。持節則言之巧。相似而心之趣。頓  
殊。晉陶淵明唐之李杜。皆能作五言。而超漢人。伴  
楚客。趕風雅之變者也。勉唐作者不足算矣。至  
宋程氏明道夫子。蓋得孔門吟咏之遺法。朱子  
依其法輯詩傳。而此篇者體爲五言。實續周詩。  
固非子昂感遇之所髣髴也。朱子沒後。未有繼  
作者。獨明之方遜志齋。其殆庶幾乎。惜哉。命之  
不幸。莫見其成也。抑我倭歌之與詩言。雖異。而  
情則同。濫觴于神代。而盛於

皇朝。遠中葉



大津皇子始作詩賦然後詩歌並行世不乏人  
但歌也失神代之風詩也非周世之音管公之  
才猶悅其製似香山矧其他乎數百年來朱書  
斯渡人人讀詩傳而不得其旨此篇則不惟無  
讀之知其名者亦尠矣予竊三復之有年于茲  
遂輒考諸家之註抄訓詁出事證以俟後之君  
子折衷云

明曆二年十二月九日

山崎嘉序

堯曆序

邵堯夫論河圖云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

此乎然則雖曆起于黃帝而所自來抑遠矣其  
見於經則堯之王天下也克明俊德命羲和正  
曆象敬授人時陰陽燮天下平及年禪舜也  
乃言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  
之治曆明時王者之重事也按天開於子故斗  
柄初昏建子之月爲天正今之十一月也地闢  
於丑故建丑爲地正今之十二月也人生於寅  
故建寅爲人正今之正月也三正之云尚矣夏  
后氏用人正爲歲首湯武革命高用地正周用  
天正夫歲首不曰一月而曰正月蓋取王者居



其正也。秦用十月，則無謂之甚。自秦而下，古曆之法泯焉。漢武帝時始造太初曆，復行夏之時。歷茲已往，曆法屢改。若唐之大衍、宣明，當時以為精密，然皆出於安排，而遂多差矣。我國武鸞尊以前歲時之記，不可得而詳。神武天皇以來，用寅月為歲首，與孔子所取不約而合矣。唐人美我而稱正朔，本乎夏時矣。崇神天皇以遠荒之人，猶不受正朔，遣將軍平之，則是夏王甘誓之舉也。孝靈御宇，徐福斯渡，是時未火于秦，意者古曆可携來，惜哉不

傳于世。譽田御宇，徵王仁於百濟，太子師之習諸典籍，然茂曆學之聞，厥後欽明推古之時，雖曰百濟貢曆本，亦不知何等書也。持統四年有勅，始用元嘉曆，次用儀鳳曆。聖武帝天平七年，入唐留學生上道，朝臣真備獻大衍曆。廢帝天平寶字七年，停儀鳳曆，行大衍曆。光仁帝寶龜十一年，遣唐使羽粟巨翼獻五紀曆，而未專用之。清和帝貞觀元年，渤海貢宣明曆，三年始頒之。至今行之，疇人歷歷焉，但誓古之曆者，未之有也。明



曆四年之春。柯遊于武江。於井上河太守家。閱其所調堯曆一卷。一據朱子所考以成之。朱子嘗謂古人曆法疎闊而差少。此一卷其庶幾乎於茲乎序。

朱子社倉法序

井田之法。張子詳議之。欲驗諸一鄉。未就而卒。朱子之時。將行。乃寢矣。朱子嘗言。程先生初年。屢說須要井田封建。到勉年。又說難行。想是它經歷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然今不察地勢懸隔。時宜頓殊。而曰徑行之者。遠矣。夫古者

什一。今者什四。古之兵出于農。故什一而用足矣。後來兵農別焉。則其什四視古之什一。不爲二三多矣。僅一二之間耳。故能考古法之意。而得時措之宜。則何難之有。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若漢之常平。隋唐之義倉。則近古之良法。而民不被其澤者。何哉。人亡而政息也。朱子本于隋唐制社倉法。其法惠而不費。所施之處。雖遇凶年。民不餓食。人存而政舉者如此。惜乎不得行。此於天下也。本朝

文武帝之置義倉也

淡路帝之敷常



平也。當時得人焉爾乎。蓋茂聞於後世矣。予竊欲廣朱子之遺法。謄寫通鑑之所筆。蒐輯朱子之所記。而冠朱子真於其首。以行于世。云山崎嘉序

### 同跋

嘉按安濟坊崇寧元年置焉。養濟院紹興二年置焉。所以愍無告也。漏澤園崇寧三年置焉。所以恤其死也。明之太祖立孤老院。名改養濟院。其設義塚。蓋亦倣漏澤園耳。本朝施藥悲田。二院之舊事可法於後代者也。

### 書遠遊紀行後

明曆四年之春。嘉遊于東武。萬治改元之秋。歸于西京。紀行詩總計百三十六篇。志之所之。口言筆書者也。昔晦翁東歸。藁之存。以謂未可為無益而略之。今我之志之不正。言之不巧。奚以足存焉。子曰。父母在不遠遊。不肖有愧於此。故集往來之篇。題曰遠遊紀行。以自省。云。戊戌之歲也。

### 書再遊紀行大吟一篇後

萬治己亥季春。嘉再遊于東武。乃作大吟一篇。



矣。如此閑言語換韻而道出則或無知所止焉。故用「倪」字韻得三百十韻云。

武銘考註序

易乾之六畫皆奇敬之所以實也。坤之六畫皆偶敬之所以虛也。奇偶之象雖殊敬之意則一也矣。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不其然乎。放勳之欽車華之恭文命之祗是書第一義皆敬之謂也。禮者敬之文也。樂者敬之和也。詩之思無邪自敬入焉。所謂聖敬日躋者稱成湯之德也。夫湯學於伊尹莫時莫處不致其敬而

然矣。傳所引盤銘蓋諸銘之其一也。惜乎不盡傳焉。武王斯銘則聞湯之風而興起者亦無他敬之術而已矣。其所以反之而至於聖正得于斯矣。是乃敬也者。聖聖相傳之心法。皇犧初示其意而其言出於黃帝。然微師尚父之傳丹書則誰得而知此哉。孔子贊易以敬義釋坤之六二。蓋本于此矣。其修春秋也。筆削之間謹嚴之敬誠萬世之常法也。獨夫受謂敬不足行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武王一戎衣天下大定。是武王之所以為武也。然則斯銘也。後世王者所可必



書以自戒也

萬治三年庚子正月十四日庚午

山崎嘉序

大和小學序

世乃人此をこころを。性とかくふるを。くべ  
りぬおろ。源氏伊勢物語おれたりや  
るんど。冬男女のいまし。ゆふ。はくそ  
りや。りたり。さして。い。は。り。ん。と。や  
いとあや。し。法京室。賢。つ。つ。伊勢物語ら。

好文此をこころを。性とかくふるを。くべ  
りぬおろ。源氏伊勢物語おれたりや  
るんど。冬男女のいまし。ゆふ。はくそ  
りや。りたり。さして。い。は。り。ん。と。や  
いとあや。し。法京室。賢。つ。つ。伊勢物語ら。







千九十六而象之備也。其卜筮之法，易以四揲之，三變成象，範以三揲之，兩揲成數，象數奇偶相因為用者，然也。其十二木以四約之為一者，三則亦奇偶相因也。虛其一則亦太極也。用其二則亦兩儀也。然而占之之易，同乎灼龜之不費手也。嗚呼！若九峰則窮神知化，繼志述事者，真西山稱與三聖之易同，切豈不信哉！遂因性理大全所乘以加質正定為上中下三卷，而冠洛書於洪範以為首卷，取周易全書所載以為末卷，且以嘉所考述錄于其後。凡六卷，題曰洪

範全書矣。斯道也，朝鮮之所宜傳，而李退溪嘆失其傳也。我倭開國之古，伊弉諾尊、伊弉册尊奉天神卜合之教，順陰陽之理，正羣倫之始。蓋宇宙唯一理，則神聖之生，雖日出處、日沒處之異，然其道自有妙契者存焉。是我人所當敬以致思也。

寬文丁未重九日

山崎嘉敬義序

仁說問答序

玉山講義云：孔門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



亦可見其一端也。然則宗孔氏者，可不知求仁哉。蓋求之也。先理會其名義體認其意味。然後致敬恕之切用克復之力。則其庶乎得之矣。此乃朱先生教人求仁之意也。竊嘗合先生之仁說並圖及與南軒東萊論此者，以爲一卷題號。仁說問答誠能從事於論孟之間而熟復于是卷之中，則自有仁之意思滋味親切處。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嗚呼！旨哉！

寬文戊申仲夏上浣

山崎嘉序

二程治教錄序

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教以人倫。此堯舜爲億兆之君師治而教之者也。三代之明王莫不皆然矣。周之衰也，君師之職廢焉。治非其治矣。教非其教矣。時則有孔子在，而不獲其位。嘗遭衛曰：庶矣哉。冉有曰：何加？曰：富。曰：又何加？曰：教。是欲治而教之者也。孟子傳孔子之道而告人，牧則必以帝王治教之法。逮其沒而其傳泯焉。漢唐之間，若明帝若太宗，雖有治之功，雖有教之迹，而不鬻鬻乎堯舜之世也。如董子則知道之出天而猶



未真也。如韓子則見性之有五而猶未實也。故其言治也言教也。大義雖立而精意未盡矣。至于宋程夫子兄弟者出而續夫千載不傳之緒。開治道焉。明教術焉。當時用之則堯舜其君民也。必矣。惜哉。託空言而無所施也。然後之君子有賴其言而得其心。則亦萬世之幸也。會城太守左中將源正之讀書好學。專攻小學四書。有年于茲矣。頃閱二程全書。輯其關於治教者為上下兩卷。名曰二程治教錄。而屬嘉為之序。蓋聞之也。夏商周所因之禮。所損益之義。則古今

全外文集卷四

人心之固有。而先聖後聖之一揆者。能深知此。然後可以言治教。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矣。抑我神代之古也。猶三皇之世也。神武之皇圖也。猶唐堯之放勳也。此則是書開卷之寓意良有以矣乎。終卷之編次亦非偶然。皆有意而存焉。讀者宜致其詳也。

寬文戊申季夏肇日

山崎嘉序

同跋

伯淳曰。異日尊師道者。吾弟也。成人材。則予不得讓焉。此以其德之異也。正叔曰。我昔狀明道



先生之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此  
以其道之同也。明道渾然天成。伊川精細平實  
正似文王治岐。周公制禮之不同。是朱子聞而  
知之以判斷之者亦非同道孰能與於此矣。嗚  
呼知言也其難矣乎。二程全書所收粹言之爲  
書以其名則宜莫過之者。而其實則徐必達考  
焉不精也。嘉閱楊張兩家集。斯書非龜山之所  
爲。而其序亦非南軒之所作也。朝鮮李退溪亦  
嘗議之矣。朱子有言胡明仲文伊川之語而成  
書。凡五日而畢。世傳河南夫子書乃其畧也。竊

謂粹言即此是也。歟。楊月湖亦疑以爲明仲之  
書。然則雖明仲之才而倉卒之所爲恐非惟有  
不寫得言語之氣象且失其言之真意。欠其語  
之餘味者或有之矣。南軒所謂不應乘快便據  
目前斷殺者於是乎驗焉。夫必達校正周程張  
邵之書於正蒙則爲之發明可謂勤矣。然橫渠  
論文言四德而以信配貞。蓋有深旨焉。是周程  
邵子所未發處必達不措一辭於此則其識淺  
矣。徒隨文解義耳不足謂之發明也。余又讀南  
州草彼未上四家之階梯。豈知其言語之意味



氣象哉。源太守治教錄。以易傳經說遺書外書  
附錄之語。爲上卷。文集遺文之言。爲下卷。而不  
取粹言。因書厥後。如是矣。若夫中庸解。則朱子  
所辨必達。既識之。故不復論于此云。

李夏既堅

山崎嘉跋

伊洛三子傳心錄序

洙泗學絕。而伊洛再倡焉。揚中立始從學于明  
道先生。受中庸之書。後來業于伊川先生。其志  
以聖人爲可學。而至自勉。教人以靜一體驗之  
法。是乃所聞於兩先生。而其本則從周子來焉。

羅仲素聞諸龜山。李愿中聞諸豫章。而皆靜坐  
養成其德也。至于濂溪之風月。熒乎延平之水  
壺。則灑灑落落。瑩徹無瑕矣。若夫靜坐之似禪  
定。則朱晦翁嘗明辨之也。彼口耳之徒。偏執其  
蔽。蔽責備之言。而不問三子之所以爲三子矣。  
夫三子志學立心之固。從師求道之切。後世學  
者之所不及。而其相傳指訣。則漢唐諸子之所  
不曾知也。苟非真用居敬窮理之力。實見大本  
未發之中者。孰能識三子之度越諸子矣。嗟乎  
晦翁說夢之譏。吾曹當自省。以喚醒焉。豈徒爲



諸子之事而已哉源太守反復程書之餘看詳  
三氏之書抄錄之彙為三卷名曰伊洛三子傳  
心錄嘉讀之竊有感焉於斯乎序

寬文己酉三月朔旦

山崎敬義

同跋

心之為言出於虞庭而列聖傳授之法子思著  
諸中庸所謂喜怒哀樂者皆心之用而未發之  
中則心之體也中節之和則用之行而不失其  
體者也孟子傳此心法以著七篇所謂執中聖  
時者君子之中庸也四根之性者未發之中也

四端之情者中節之和也千變萬化只說從  
上來及其沒而其傳絕焉唐之李翱雖尊中庸  
作復性書然其滅情之云釋氏之中庸而非孔  
氏之中庸矣宋之周濂溪繼絕學著圖書其曰  
主靜立人極則戒懼之謂也其曰無欲靜虛動  
直則致中和之謂也二程受學濂溪而遂為諸  
儒倡明道教入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  
善學繇是觀之若楊羅李三子則可謂善學務  
本之君子矣今儒者自謂學周程而未曾用一  
日靜坐之力甚者謗靜坐以為異端學之不講



可憂也。源太守傳心錄正爲此而編也。藤子默  
尤重之。愛之。手寫之。以示于余。且請一言以題  
厥後。予開而覽之。筆墨之溫潤。字畫之楷正。固  
非譟急忙迫者所得而爲也。古人云。書心畫也。  
心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可不慎乎哉。

孟秋念日

山崎敬義跋

垂加丈集中之二終

鹿股





共  
七  
冊  
鹿  
股